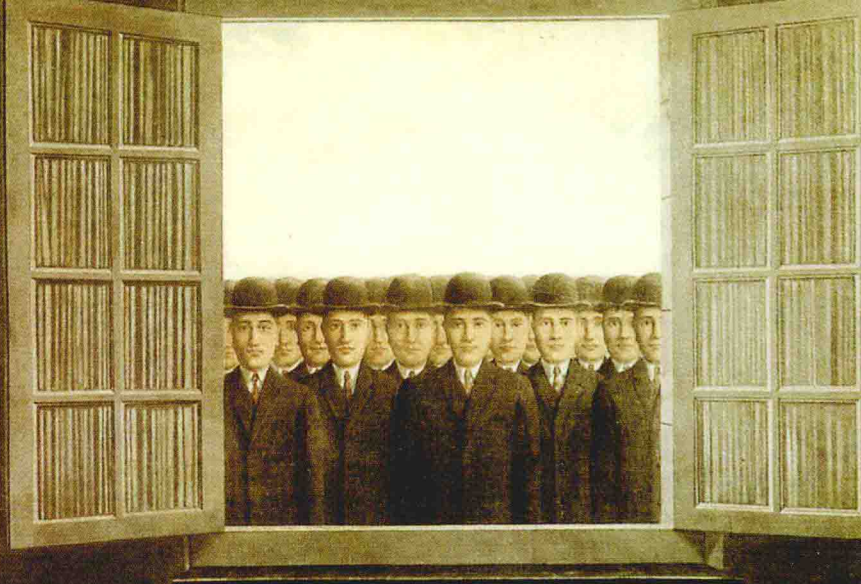




婚 后 的 卡 夫 卡



The Married
Kafka

中 著

婚 后 的 卡 夫 卡

林苑中——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后的卡夫卡 / 林苑中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浮世绘)

ISBN 978-7-302-36576-1

I. ①婚… II. ①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2399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张龙梅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沈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210mm 印 张：9.125 字 数：176千字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产品编号：055104-01

献 给 亚 静

小说家不是故事家，小说就是小说，
小说有自己的伦理、态度、逻辑和气味，
以及氛围，当然还有叙述。

前言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那么热爱小说。这个说法令我自己都冒冷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对小说从没有放弃，从来都是心怀之，念之，只是从没有到妄执状态。

其实我想说的是狂热，那种非理性，甚至病态的执着，我没有过。我甚至觉得自己过于理性，那种一泻千里的激情写作向来与我无缘，我希望也喜欢安静的叙述，慢慢走远。在小说里走远，但并不迷失。

小说和诗歌完全不同，小说安静迷人，自我完整，而诗歌热烈飞扬，处处迸裂，因此在很多时候，我变成了互不干涉的两个人。这样的转换，因时因地而异，毫无规律可循。只是对于诗歌，我关注内心，视其为内心的修辞术，它不仅仅是这个世界在内心的简单投射。而对于小说，那有太多的关目、技术，甚至伦理和态度，小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说，诗歌需要的是一个仰仗灵感的懒汉的话，那么小说需要的是一个勤勉的农夫。

我是从千禧年正式写作的，这十来年，因为小说，我在记忆里似乎找不到一个通宵达旦的夜晚。相反，阅读倒是有过。从某种

程度上讲，阅读也是一种写作。这不是偷懒的一种托词。愿你相信我，这是我的诚恳之言。

在写作上，我不算多产，多能，我甚至写不来专栏文字。也没有那么辛劳，信奉勤垦细作，慢工出细活。我一次次的要自己有耐心。让故事扎实，让小说从容。故事和小说是两个概念，他们是一个母体，打个比喻的话，故事就如坯胎，而小说则是上了釉彩，火候恰到好处的陶瓷艺术。却是正反两极。因此可以这么说：小说家不是故事家，小说就是小说，小说有自己的伦理、态度、逻辑和气味，以及氛围，当然还有叙述。

有太多的小说并没有诞生在纸上，而是在心里。或者说，主动地让更多的小说胎死腹中。出于严苛、警醒和自我审判。我们的世界，已经有太多的语言垃圾。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写作小说不太多的原因之一。对于业已写出的小说，他们浑圆自成一个小小宇宙，有着他们尘世法则，爱欲情仇，以及他们的命运和轨迹。里面的人物自此也不再属于我，正如库切所言：

“每当有人跟我谈起‘我的人物’，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一个形象——那是一个在公共广场上兜售商品的流动小贩形象，兜售些铅做的小士兵、上发条的小狗小马之类的东西，让这些玩具在地上爬来爬去……我希望我的人物根本就不属于我，他们是自己的主人。”

2013年6月22日帝都 慈云寺

目 录

1	张散，李斯，王尔马
22	前往省城
44	我的飞天梦，蝾螈及其他
58	花枝凋零
75	三朵玫瑰
91	骑马上街的三哥
108	草原之夜
118	休斯敦，休斯敦
141	耳机里的女人
162	骑鹅飞行
177	洪劭颀传
194	AV女郎，电视机和苔藓大的痒
211	镰刀之上
255	婚后的卡夫卡

张散，李斯，王尔马

幻想穿墙术成，去一个花开满地的地方，
携带家眷，携带书本和小儿女，
可，天气阴雨，人便呆如木鸡。

——《天气阴雨，人如呆鸡》

1

秀兰正在菜园里，她正将一只死猫拎起来。李布歪在柜台上看着人打牌，他的脸上有一道抓痕，两小时前李缙和陈岚、汤媛都为此嘲讽过他，说他昨天晚上肯定被女友收拾了。李布说，是的，就是太舒服了点。李缙她们不理他了，她们笑着说李布总是这样，不正经，她们开始继续打牌，脸上的笑还分布在她们的粉脸上。秀兰在李布的对面，坐在一个高脚凳上。她是小店的主人，25岁左右。这是一个俏皮活泼的女人，穿着弹力线衣，那对乳峰故意而骄傲。李布的视线不免要停留一两次，他注意到，这对乳房激烈地在衣服里面一晃荡，那就表明她甩手出牌了。

菜园里的白菜顶着雪，秀兰费了好半天的工夫才将死猫和菜根冰渣剥离开来，你快点啊，梅花你有啊？陈岚在她的屁股后面喊她，催她出牌。秀兰没有理会她，她只是有点可怜这只猫。虽然不知出处，但是经常能见到它在这里出没的影子，毛有点杂花。有时候在路上遇见，在路心怯怯地盯你一眼，就逃开了。还记得前些时候猫叫春，现在却冻死了。

秀兰将牌抓在手里，她再也不相信李布自吹自擂的牌技了。她要自己掌握，就像她掌握自己的命运一样。事实上，这些年来她掌握得不错，她的木匠丈夫再有两三天的工夫就要回来了，每到年根，赵木匠总要提前返乡，他说他受不了挤车的滋味。那会儿，人多得要命，人被抬着走，半天不着地。秀兰说，我们那鬼精呢，他哪年不提前？提前归提前，只要钱一分不少就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一年下来，赵木匠会如数将钱交给她，否则她不会让他上身。她在家有一个半聋的婆婆，和一片经营有方的小店。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几间空房还可以出租。她喜欢数钱的感觉，地球人都知道，这感觉就像做爱，很有快感。

牌局因为这只猫而暂时中断了，陈岚用她那双尖头皮鞋拨弄着死猫的身体，像是要把它拨醒过来。

李布说，前天还看见它的，好像吃了什么东西，一卡一卡的，走一路卡一路。

挖个坑把它埋了吧，怪可怜的啊！李细对李布说。你去啊，这个事还不是你来？！

秀兰婆婆在屋里开始喊秀兰，兰啊，你快来啊，兰，是不是又湿了？怎么一屋子臭味啊。秀兰把牌扔在桌子上，就进屋里去了。然后就听见哇的一声，孩子大哭。哭什么丧？再哭把你扔到雪窠里去，像那只猫一样冻死了算。她的声音很大，从窗格里蹦出来，在柜台玻璃台面上弹跳着。

· 2

赵木匠正在洗一块木料，所谓洗木料，实际上就是用刨子刨。自从回来后，他一直在小院子里琢磨，谁也不知道他手上的木料的用场，包括秀兰。秀兰懒得理他，她照样和几个房客聊天，嗑瓜子，打牌。偶尔奶一下孩子，擦一下孩子屁股。早上陈岚所在的小牙刷厂的人把陈岚和汤媛叫走了，他们将年终聚餐，陈岚告诉李细她们可能还会得到分红。她鼓动李细早点到她的那家笑口白牙刷厂来，你不要死脑筋，吊在一棵树上，她说。最后一句话其实是另有所指，陈岚在一次去公共浴室的路上跟李布的女友晓晴说过，晓晴后来又在枕头上告诉了李布。李布说，像李细这样的人，就应该有这个理想：做小老板娘。在秀兰家的房客之间，此后这个几乎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秘密了。包括伍淑娟。伍淑娟两天前就离开回老家了，她屋子的铺盖卷起来，墙上有一面小镜子。每次过走廊，大家都能看见墙上圆圆的一块白。

赵木匠在小院子里叮叮当当地敲打着，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

年轻人走到了柜台跟前，皮夹克衫闪着屋檐滴水的光亮，他操着外地口音。李布告诉他这里没有一个叫戴红花的人。此人似乎还不死心，他想走进屋内看看，却被赵木匠拦住，赵木匠有点不高兴，用刨子敲了敲门框：不是说了嘛，没这人！

年轻人悻悻地离开了，李绂盯着那人远去的影子，说，这人好像在哪里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李布催她出牌，你要不要？不要我就毙了！你的分呢？！李绂此后显得三心二意，惹得秀兰很是不快！下午三点钟不到，牌局过早地结束了。李布歪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窗外的树枝上有雪，他想写点什么。可是又找不到什么好的句子。他第一次发现下午的时光是很难熬的。因为门敞开着，可以看见院子里的赵木匠，以及堂屋里坐着的那个聋婆婆。

聋婆婆像是一直在那儿坐着，竖着耳朵，一辈子没有挪窝的样子。

李绂在她的房间里，两天前她接到过一封电报后，就取消了回乡过年的打算。至于电报的内容，谁也不知道，她没有跟人讲过。对于她的了解，只限于她家在一个遥远的山区，以及她经常做同样的噩梦。她说，她几乎被山压得喘不过气来。来到这个地方后，她就从没有做过山从梦境里压过来的梦。她认为来对了地方，包括她继续待在一口白小牙刷厂，她也认为是对的。这里很多小牙刷厂，其实都是一些小牙刷作坊。

李布礼貌性地敲了敲门，问：想什么呢？是不是想做小老板娘啊？李绂已经习惯了李布的揶揄。

你要死啊，怎么不声不响的啊？！把我吓了一跳。她的水果刀差点儿碰到她的左手无名指。她在给自己刨苹果，一天一个苹果，美容。她也不知道是听谁讲的还是从什么书报上看到的。

你和你女友不回家过年？李绂问李布。她的苹果皮长长地垂下一条。李布告诉她，他今年将和女友回家过年，他将第一次面对女友的家人。李绂笑了起来，她有一颗美丽的小虎牙。

你笑什么？李布倚在门框上。他盯着那颗小虎牙上的糯米色的闪光。李绂不说，她开始啃苹果。

院子里赵木匠大声地问秀兰，什么时候养的猫？！他用斧头叮叮两声敲了敲刨铁。然后斜着眼瞄了瞄，又叮叮地敲了两下。

秀兰说，我养什么猫，我最讨厌猫了。她站在门槛上说，这点她说的一点也不赖，有一次半夜猫叫春，她用扫帚和鞋子狠狠地砸过。

秀兰，打酱油。一听见顾客的声音，她的身影立即消失在一排货架的侧影里。

一只白猫从他们门口伸了一下脖子，然后缩身转头走了。

哪儿来的猫？在门口张望了好几次了。院子里的赵木匠开始刨木料，嘴里叽咕了一句，然后将身子前倾，几乎伏在了一条紫红色的长凳上。一条长长的刨花像是从他的身上落下。

李布说，你看，准是那花猫的家属，拖家带口的呢。那只白猫

的确看上去有了身孕，拖着滚圆的身子。它沿着墙边移着四腿，就要靠近李绌的门口，停了下来，李绌注意到它先是伸头向里一看，然后抬起头来。那标致的小脸上有一种慵懒，一种忧郁。它还不知道自己做了寡妇呢。

师傅，你就不要撵它了，看它可怜兮兮的。李绌捏住手里的苹果核，她以女孩子特有的同情心恳求道。赵木匠停下手里的动作，他手上的木料已经洗方了。关于无名花猫的死，他已经有所耳闻。至于它的死因，他同意他的聋母亲的说法，那肯定是中毒了。临午饭的时候，聋婆婆将那只白猫留了下来，她给它盛来饭，还有鱼汤。

看着白猫在院子白花花阳光里舔动着饭碗，在场的人无不叹息这猫跟人一般，也有命运多舛的时候。

李布的女友中午一直在单位吃饭，所以李布又要凑合一顿，好在没有几天就要放假了。虽然李布也多次想给自己挣足面子，找个事情来做，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街上游荡，好多人都说他是真正的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其实他是在找工作，那会儿他的眼睛就像一盏探照灯在街上扫来扫去。他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给他们瞧瞧的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断过。一个小木匠还投他白眼，真让他心里冒火。但是，暂时他得忍字为先了。

因此他盼望着往新年奔去的这段小日子尽快地结束，他们卷了铺盖，有滋有味地还乡去。可是日子又偏偏慢得很，虽然闻见新年的气味已经一丝一缕地从空气里，甚至墙缝里渗透出来，在鼻尖上

空化作袅袅的饭香。

不了，还是方便面方便。李布端着来一桶方便面，哼哧哼哧地吃着。这时候他才发现坐在饭桌边上的李绀的目光，游离不定，它忽而在碗碟上盘旋，忽而又飞上了屋顶，忽而又在他的手指上稍作停留，然后一直飞向了门口。她像是等待着什么。

白猫已经不在院子里，但是还能听见它偶尔的叫声。秀兰在奶孩子，然后又打孩子，紧接着就是赵木匠呵斥她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从各个房间里渗透到院子的声息全部平息了下来。小院子显得很静。突然，秀兰开始哭了起来。她的哭声一波一波地在放大。

聋婆婆依旧坐在堂屋里，一言不发。秀兰的房门关着，她的窗帘也出人意料地拉得严严实实。

怎么回事啊，有话好好说啊，李绀隔着门说。李布站在门口，他眼睛紧紧地盯着屋檐下的那一个空瓦盆，仿佛那个空瓦盆会凭空地裂开似的。白猫从那边的柜台下悄然地走开了。它的身影给人依旧是一种沉重蹉跎的感觉。

李绀继续拍门，你把门打开，有话好好说。秀兰姐，到底怎么了？

不关你的事！你走！赵木匠在屋子里面怒吼着，李绀隔着门缝依稀看得见那男人，拿着一根板条。李绀又拍了好一会儿门，就是不开。那个聋婆婆坐在堂屋的一条板凳上，岿然不动。

秀兰的哭声低了下去，她跪在地上双肩抖动。脸别在一边，看不见表情。李绀对李布说，男人总是这么粗鲁！说完，她就进了自

己的屋子，并且也关上了自己的门。过了一会儿之后，李布也进了屋。他在关门的时候，聋婆婆正穿过天井，她向他看了一眼。那一眼，仿佛很具有穿透力，搞得李布竟然有点不知所措。

秀兰被赵木匠打了几下的事情，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午后的小插曲。秀兰又开始奶孩子，然后去柜台前忙乎，那忙前忙后的样子，让人怀疑秀兰的哭声像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如果这个事情是假的话，那么下午三点钟左右，一个男子进了李细的房间百分之百是真的。

4

事实上，那男子没有待多长时间就走了，他身材中等，且鼻子高挺。这点秀兰看得清清楚楚的。她对赵木匠说，那人是李细的老板。有一次，她曾经看见过他和李细在河边的竹林里说过话。

要过年了，多半是来送什么东西给她的。赵木匠说，秀兰却表示不是这么回事。赵木匠开始攀上了木梯，天上的云朵几乎蹭着了那边的一棵高大的白杨，发黑的屋顶上飘满了残枝败叶。

你看什么啊看，过来帮我扶住一把！赵木匠在木梯上喊道。秀兰立即从李细的窗口跳开了。

赵木匠看见了好几片碎瓦，他想肯定是这儿出了毛病，屋里才不断漏。赵木匠摇摇晃晃地走在了屋顶上，他先是猫着腰，然后慢慢地挺直了腰杆。到底手艺人，李布对女友说道。他们在窗口可以看见赵木匠瘦削而灵敏的影子，在屋顶上行进着。

李布说，你知道吗？上午有一个人来找一个叫戴红花的人。

戴红花？这里没有住过这么个人吧。晓晴用小锉刀修理着她的美甲。

哎，布，你还记得我的理想吗？在窗口的晓晴这个时候被李布拥着。

记得啊，不就是在个宽大的阳台上，晒晒太阳，锉锉自己的指甲？面包会有的，阳台也会有的。李布嬉笑着，边说边将自己的修长的鼻管伸进了女友白皙的颈窝。晓晴马上阻止了他。李布只得将下巴搁在她的肩膀上，目光投向窗外，屋顶上的赵木匠手里拎着一块碎瓦。

其实，我们这里有这么个人的，李缙说她不会看错。

李缙的话你也相信？晓晴点了一下李布的鼻尖。

她的话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了。李布在女友的耳边嘀咕着。屋顶上的赵木匠开始弯下身来，将第二片碎瓦捡在手上。

总之，她呀你少上她的当。晓晴往指甲上吹了一口气，然后将手指并拢，端详了一番。之后，晓晴告诉李布说李缙怀孕了，但是，她是装的。别看她来自山洼里，这地方一点也不差。晓晴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意思是李缙的脑袋瓜灵着呢。她真的想做小老板娘！

李布不置可否，他这个时候脑海里只有一个吴淑娟的影子，李缙告诉他说她到吴淑娟的房间里玩过，她无意中看见有一张照片，两人合影照。当时李缙还问上面男的是谁。吴淑娟说是她表哥。其实那样子哪像什么表哥？后来李缙注意到镜框从桌上消失了。李缙

很肯定地说，照片上的那个男的就是上午来的那个。

你的意思是戴红花就是吴淑娟？

李细说，应该错不了。她改名换姓了，大概。

5

警察在拐过那边幼儿园的粉色围墙的时候，赵木匠就在屋顶上看得一清二楚了。他以为像往年一样来查户口什么的，他对秀兰喊道：把户口本拿出来，那些瘟神上门了。他满意地看了一眼屋顶，那块新补的红瓦有点耀眼，午后的阳光把他的影子拉了很长。

李布正在和女友晓晴谈着吴淑娟的事情，他不认为李细在编什么故事。晓晴说，或许吧。然后就不作声了。她打开皮夹将票拿出来，她说，票已经打好了，后天早上九点。李布接过来看了一眼又还给了她。

李细眼睛红彤彤的，看来是哭过了。是秀兰的声音，赵木匠说，你少管啊。赵木匠边说边撅着屁股下了木梯。天大的雨也不要怕了，现在，他对秀兰说，你把那些叮叮当当的碗撤了吧。

秀兰准备进屋将那些等漏的碗盏收起来，两个警察进门了。一个高个儿，一个胖墩儿，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院子。

谁是户主？其中一个高个子警察问。

到！我是户主赵年刚！赵木匠从木梯边上大声答道。两个警察随即笑了起来。